

文學名家傳記叢書

曹植評傳

劉維崇 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文學名家傳記叢書

曹植評傳

劉維崇 著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主編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818. (66-28)

曹植評傳

維

崇

著者：劉
主編者：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台字第一八五號

發行者：臺北市基隆路四段一四六號

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二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定價：新臺幣八元五角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換書▲

自序

詩是文學的昇華，是智慧的結晶。它能啓迪人類的良知、陶鑄聖潔的情操。我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來，曾有不少偉大詩人，寫下許多永垂不朽的詩篇。這些詩篇，有的指引人類的進步，有的歌頌宇宙的美好，有的闡揚聖賢的至德，有的批評社會的醜惡。這些詩篇，是我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無價的珍寶，我們必須發揚光大。但是要研究他們的作品，必先明瞭他們的生活遭遇、時代背景、家庭情況及思想行徑，否則對他的作品，就不能有深刻的體會。所以孟子說：「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這話，確實很有道理。如果談曹植的贈白馬王彪詩，而不知道他在黃初以後，處境的困窘，就不會深入地瞭解詩中的怨怒。如果談李後主的望江南及浪淘沙令，而不知道他在開寶八年亡國，成階下囚，就不會深入地領悟詞中的哀思，這是必然的道理。

筆者有鑑及此，乃在十多年前，便有一個構想：選我歷代的詩詞名家，作深入的、有系統的探討

和研究。然後依每人的生平、家世、交遊、生活、思想及詩文的品評等，作詳細的撰述。以作者的作品，及當代史籍爲依據，不任意渲染，不妄加臆度，事事求真，字字求實，務期有學術價值，以貢獻於愛好詩詞的朋友。於是乃遴選：屈原、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陸游、曹植、陶淵明、駱賓王、元稹、李商隱、李後主、蘇軾等人，爲研究對象。經十數年之努力，前者六人，已於數年前先後結稿付梓。後者七人，近亦定稿殺青，每書約二十萬字，命名爲：曹植評傳、陶淵明評傳……。

今蒙國立編譯館將此七書納入文學名家傳記叢書，更蒙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承印出版，特此深致謝忱。此後筆者自應一本初衷，繼續研究黃庭堅、李清照、辛棄疾等人，以期對復興中華文化略盡綿薄。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雪濤 劉維崇 識

目次

第一章 生平	一
第一節 幼年時代	一
第二節 隨軍征討	六
第三節 結交文士	一八
第四節 歌詠遊樂	二五
第五節 留守鄴城	四一
第六節 遭受猜忌	四五
第七節 曹丕篡漢	五九
第八節 貶安鄉侯	七二
第九節 改封郵城	七八
第十節 憂讒畏譏	八六
第十一節 上表求試	一〇三
第十二節 徙封東阿	一一四

第二章	家世	一四三
第一節	遠祖	一四三
第二節	父母	一四五
第三節	兄弟	一六五
第四節	妻子	一八一
第三章	交遊	二〇七
第一節	楊修與王粲	二〇七
第二節	丁儀與丁廙	二三一
第三節	陳琳與應瑒	二三七
第四節	劉楨與徐幹	二四七
第五節	吳質與阮瑀	二六一
第四章	思想	二七五
第一節	崇尚道德	二七五
第二節	濟國惠民	二八三
第三節	恬淡寡欲	二八九

目次

第五章	作品	二九五
第一節	總論	二九五
第二節	特色	三一八
第三節	源流	三三七

第一章 生平

第一節 幼年時代

曹植字子建，沛國譙人。譙就是現在的安徽亳縣。春秋時是陳國的焦邑，秦置譙縣。漢改譙郡，北周置亳州，民國改州爲縣。地在商邱之南，淮陽之東，渦水自西北環抱而過，形勢險要。

曹氏的故居，在城東五里。水經注載：「城東有曹太祖舊宅，所在負郭對廡，側隍臨水。」魏書說：「太祖拜議郎，常託疾病，輒告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一統志說：「魏武故宅，在亳州東。」元和志也說：「魏文帝祠，在譙縣東五里，卽太祖故宅。」但又有「一種說法，在城東五十里。例如魏武故事載：「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多春射獵。求低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此處所稱五十里，恐係五里之誤，因考亳州志所載曹氏父子遺跡，大都在城東近郊，例如：

魏武帝廟——在城東七里。

魏文帝廟——在城東五里，今廢。相傳元、張柔築城取其材以助工。

大饗堂——考水經注云：在魏文帝廟前。昔文帝延康元年，幸譙，大饗父老立壇於故宅。壇前樹碑，題曰：大饗之碑。今碑既無考，地當與故宅相近。

八角臺——在城東南三里，魏武所建，以饗軍士。

東觀稼臺——在城東北一里，魏武所築，今建爲大悲寺。

西觀稼臺——在城西北一里，亦魏武所築，今建爲崇興寺。

由以上這許多古時遺蹟，可以斷言，曹氏故宅，是在城東數里。魏武故事所稱「在譙東五十里築精舍」州志毫無記載，顯係錯誤。曹氏遺蹟在譙城數十里外的，雖然也有，但不在城東，而且也不是五十里。例如：城東北三十里，有譙令谷，魏武所建，谷內有譙令碑。又如城北三十二里，有南曹寺。南曹寺北二里，有北曹寺，明、天啓年間重修，原係曹操屯兵的地方，後人立寺祈福。可是都不是魏武故事所稱的讀書精舍。

曹植生於漢獻帝初平三年（西元一九二年）這時正是三國之亂的開始，何進召董卓入京，殺皇太后何氏，及少帝辯。天下羣雄蜂起，爭討董卓，董卓乃焚燬洛陽宮室，徙天子於長安，這是曹植出生前二、三年間的事。

曹植出生的當年，他的父親曹操，正在東郡做太守（東郡原治濮，曹改治東武陽，故城在今山東朝城西）。當時中原固然烽火迭起，而山東、河北一帶，也不平靜。濟北附近有黃巾賊數十萬爲亂，

冀南附近有黑山賊十餘萬竄擾。黑山賊以于毒、白繞、陸固等爲首領，盤據在河南淇縣西北五十里的黑山。黑山又名墨山，墨子曾居於此。

他降生的這年春天，曹操正屯兵頓丘（故城在今河北省清豐縣西南）黑山賊乘隙攻東郡武陽。曹操部下驚恐，勸曹還兵救東郡。曹操說：「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於是統兵西進，直取黑山。賊人得悉，大驚而還。曹操在中途截擊大勝。夏四月，呂布殺董卓，青州黃巾百萬攻入兗州。這是多麼混亂的一種局面！曹植就在這時降生了。

曹植的母親卞氏，琅邪開陽（故城在今山東臨沂縣北）人。本係倡家。光和二年（西元一七九）曹操爲頓丘令時，納爲小星，時曹操二十五歲，卞氏二十。曹操納卞氏前，尙娶有丁氏與劉氏。劉氏生子曹昂、曹鑠及清河長公主，不久逝世。卞氏生曹丕、曹彰、曹植及曹熊。建安初，丁氏廢，卞氏遂爲繼室。以後曹操又納環氏、杜氏、秦氏、尹氏及王昭儀、孫姬、李姬、趙姬等。因此曹植兄弟有二十五、六人之多。

曹植的母親雖出身倡家，但仁慈達理，並且節儉，不務華美，不著文繡，不飾珠玉。所用的器物，也多用黑漆漆成。曹植的父親，雖剛愎自用，詭詐多端，但他胸有大志，並且博通經史。所以對曹植等教育，十分嚴格，不但教以詩書，而且教以騎射。曹丕在典論序中說：「上（指曹操）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由此，可見曹操教育兒孫的情形。

曹植在孩提時代，是在故里譙郡度過的。興平二年（西元一九五），曹植四歲。他的父親拜兗州（今山東濟寧）牧。當年冬長安大亂，獻帝東遷，途中爲亂軍所阻，乃渡河幸安邑（故城在今山西夏縣北）。是時曹操方平定陳州（今河南懷寧縣）進軍武平（故城在今河南鹿邑北四十里）。次年秋，乃率兵迎天子至洛陽。後以洛陽宮室殘破，又改都許昌。獻帝以曹操平賊迎駕有功，乃封爲司空，行車騎將軍。曹操遂徙家許昌。許昌在河南中部，氣候溫和，土地平曠，物產豐富。天子既都許昌，曹操也就以此爲根據地，興建宮室。

曹操自此以後，獨攬中外大權，挾持天子，氣焰之高，炙手可熱。陳琳在爲袁紹檄豫州文中說：「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又說：「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繫。」由此可見曹操專政的情形。

曹植這時年才五、六歲。生活的環境，猶如帝王之家，而且兄弟衆多，奴僕成羣，所以他童年時候的生活，十分幸福，並且極爲父母所寵愛。

他幼年時候，就非常聰明，十歲左右就誦讀辭賦數十萬言。魏志本傳說：「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當時他不但書讀得多，而且文章也作得不錯。魏志本傳說：「善屬文，太祖嘗視

其文謂植曰：「汝情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情人！」曹植作的文章因爲太好了，竟使他爸爸都不敢相信是自己兒子寫的。

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大戰於官渡。官渡就是秦漢時的鴻溝，在今河南省中牟縣北，地勢險要。酈道元水經注說：「葭蕩渠經曹公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在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裴松之在北征記中說：「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爲官渡，袁紹曹操壘尚存。」兩軍對壘，相持數月，至秋，大敗袁紹。七年夏袁紹嘔血死，紹子譚、尚，退據鄴城（今河南省臨漳縣）一帶抵抗。至九年秋，破袁尚兄弟，攻入鄴城。曹操與袁紹本係故交，今以利害相爭，破鄴城，見袁紹夫人及其家人，都安撫優待。當時曹丕年十八，最先進入袁府，見袁紹的兒媳甄宓，頗具姿色，稱贊不已，遂迎娶爲婚。甄宓，中山無極（今河北省無極縣）人，於建安四年（西元一六八）與袁紹子袁熙結婚。此時袁熙出鎮幽州，甄宓留鄴城。世語記載說：

「太祖（曹操）下鄴，文帝（曹丕）先入袁尚府，有婦人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攬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甄宓）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

魏略說：

「熙出在幽州，后（甄宓）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

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凡非，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娶。」

曹丕當年與甄宓結婚，次年生子明帝。可是世傳曹植與甄宓相愛並私通而生明帝。例如李善註洛神賦說：

「記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曰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爲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輶輶，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權情交集，豈常辭能具。爲郭后以糠塞口，今披髮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耳。』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

這種傳說，實好事者所捏造，因爲這時曹植才十三歲，而曹丕年十八，甄宓年已二十三。你想想個十三歲的孩子，怎麼會與一個二十三歲的再醮之婦談情說愛呢？顯然不足爲信，本書在第二章第四節中，再詳加考證，此處不多贅述。

第二節 隨軍征討

曹植的父親，是一位極有雄心的人。所以教育他的兒子，除了博讀經史以外，更教以騎射與戰陣。使他們成爲文武兼備的人，以助他平定天下。所以曹氏兄弟，都允文允武。騎射比較簡單容易，而戰陣就複雜困難了。一則要精通兵法，二則要經驗豐富。曹操個人，對兵法頗有研究，並且曾自作兵書。魏書記載說：「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他爲了教授子姪戰陣，所以每次出征，都使曹丕曹植等隨行，臨陣指示，教以兵法，例如，曹丕在典論序中說：

「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指曹操）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又反。亡兄孝兼子修（即劉夫人所生昂）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

曹丕十歲就隨父遠征，出入刀兵之中，曹植當然也不例外。他在求自試表中說：

「臣昔從先武皇帝（指曹操），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

可見曹植在幼年時候，也經常隨父出征，東南西北，奔馳絕域。文中所稱「北出玄塞」，是建安

十二年的事，當時他年才十六。玄塞指長城，因為北方色黑，故稱爲玄。在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三郡烏丸。三郡就是：遼西蹋頓，遼東蘇僕延及右北平烏延。烏丸就是烏桓，本東胡別種，漢初爲匈奴冒頓所滅，餘族走保烏桓山，因以山爲號。其後部族漸繁，散居今河北、山西北部邊外。自建安九年，曹操攻佔鄴城以後，袁紹的兒子袁熙、袁尚，北走三郡，引遼西單于蹋頓等，不時入侵。所以建安十二年夏曹操北征。五月至無終（今河北省玉田縣）時值大水，海道不通。七月乃引軍出盧龍塞。方輿記要載：「盧龍塞在永平府西一百九十里，有盧龍鎮，土色黑，山似龍形，卽古盧龍塞云。」盧龍塞就是現在的喜峰口，在河北省北部遷安西北一百七十里，爲北出長城的要道。

曹操出盧龍塞後，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在今古北口外一百四十里，灤水之濱）、平岡（在盧龍東北四百里，哈喇沁左旗）涉鮮卑庭，東指柳城（今遼寧錦縣）。當離柳城尚有二百里時，敵人得知，袁尚、袁熙乃與遼西、遼東及右北平單于等，聯合騎兵數萬抵抗。八月曹軍進抵白狼山。山在石城平岡之東，形勢高峻，可俯覽百里。後與敵軍相遇，曹操登高遙望敵軍不整，乃縱兵出擊，使張遼爲先鋒，敵衆大敗，斬蹋頓及名王多人，胡漢降者二十餘萬。

這次戰爭，固然激烈，而山高路險，作戰更是困難，並且荒山林密，野獸成羣，人馬時時被害。博物志記載說：「魏武於馬上逢獅子，使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獅子，吼呼奮越，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車輓上。獅子將至，此獸便跳上獅子頭，獅子卽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獅子而還。未至洛陽四十里，洛中鷄狗皆無鳴吠者也。」這件事雖不一定是